



燈下集

程庸

用《句敘》作為詩集的名稱，可能顯示了作者的寫作策略，不究其他，單從字面解，此詩歌文本重點當在敘述敘舊敘事插敘倒敘等，總之向敘事靠。《句敘》的詩歌書寫傾向也正是如此彰顯，關注昨天、關注當下歷史的在場性。作者陳鳴華是詩人，曾謀事在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假如說做句敘出版是行走在大街上，是正事，那麼寫詩於他則是穿行在小巷小弄，當是「閒玩」。正事與這正經的「閒玩」，猶如魔方，被他旋轉成了一個系統。他善於捕捉零星時間，延續着他年輕時就有的「句敘」觸覺與敏銳，這廿載的時間結出了成果，《句敘》以長短句的形式，對這個世界做了一場句敘。

打開詩集《句敘》，首先見到這樣一些場景，《外婆》，「……事實也許是／外婆離開的十分鐘／被一個七歲男孩的等待加持／時間的相對論發酵／直到滿頭白髮慈祥寫滿皺紋的外婆／像電影紅鏡頭出現／食欲雄起／遺忘了短暫的生離死別……」，《戊戌年正月初三

會初中同學》，「……四十年重逢的一瞬／驚喜如洪波湧起／拍打圓桌的岸／彷彿離別／只是旋轉大門的／一次進出／半生辛苦／在杯中輕描淡寫……」，這些帶有自傳色彩的句子被詩人收入了最近出版的詩集。認真地讀上幾首，就能發現，作者似乎有意作為一個市民生活的記錄者，《句敘》有多個板塊，有反照歷史的，有落點當下的，還有俳句實驗等，而那些近乎記錄市民生活的篇什置於詩集的最前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些影像般的詩歌在場景觀，可能會被看作過於日常，缺乏陌生感，似乎過於留戀小弄小巷裏的民生：「一座舊屋。」「在舊屋邊躲避一場雨。」「一個木匠在午後酣睡，一堆刨花堆得很高。」等等。一幕幕情景劇的播放效果，可能正是詩人所追求的，通過豎向的長短不一的文字，這些容易忽略的景觀被提升，同時又不經意地消解了那個時代曾佔主角的宏大敘事的排他性，取得了直觀細微的審美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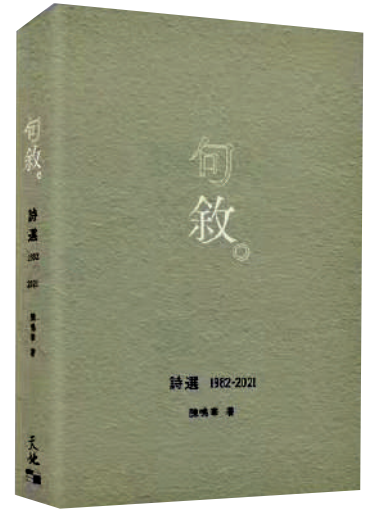
記憶的皺褶，蜿蜒起伏

——讀陳鳴華《句敘》

早在年輕時，陳鳴華就是一個具有現代主義視角的詩歌寫作者。如今的詩集描述頻頻出現街巷一地雞毛的事件，出現外公、舅舅、寄爹、堂兄等最日常的稱謂，以及同一天入學的「陳家宅的趙覺民、陳金海、陳英、吳建英、甘彩英……」（《時光的淡水》），原本很日常的名字此刻卻具有了歷史趣味，被一一排列在句敘中，這裏面能拓展的信息是多元的，這些學生或閒遊，或奔跑在「界浜、野池浜」邊，在上學的路上聽着大自然的各種聲音，「楊柳、蟋蟀和蟬鳴／大自然的鼾聲／在故鄉起伏／那時泥土新鮮／蔬菜講政治／番茄、黃瓜扭紅綠秧歌／豇豆、落蘇、絲瓜、毛豆／與雞毛菜、茭白在田間賽詩」，那個時代響亮着勵志的音樂，即使在上學的路上，也時常能聽到，「烽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側耳聽」，你情不自禁地雄赳赳氣昂昂走向前方的校園，「露天電影嫵媚開場／《英雄兒女》勵志一生」，這些都是歷史特定階段的在場景

觀，是當時的生活記錄，毛茸茸的可以觸摸。

正如作者在後記所說，這些是「沒有預設，順其自然」的，所有的歷史現象都是如此。總之，那些市民生活的這一個，不經意地進入句敘抒寫的紙上，留下了歷史進程中的痕跡。此說似乎言重，其實不，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很隨意地，甚至有些惡作劇地把雞鴨魚肉請進了高貴的油畫中，成為當時風行一時的油畫題材，原本被正統視覺藝術看作的補白，之後這些家禽圖畫卻被美術史家看重，並請來與佔主導地位的宗教題材相提並論，同坐歷史的交椅。同樣，《句敘》中的詩歌敘事看似很平常的節奏，不管作者無意還是刻意，都容易被讀者當作歷史生活的在場來閱讀。用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觀點來看，現實的生活世界是一種象徵性的結構，它以語言為內在核心，揭示出廣泛的背景共識。「這一個」背景共識，就給歷史提供了圖像。可見詩集《句敘》這一部分



陳鳴華詩集《句敘》。

作者供圖

的寫作，詩人的寫作意圖有了答案。詩人從感覺出發的書寫，呈現了現實世界的基本經驗，在這般碎片編年史事件羅列下的句敘，容易發生一些超越時空的轉換，進而獲得一種既寫實又詩性的畫面。這樣現代性的敘事策略，盡可能迴避觀念的抽象指認。再從隱喻的角度看，這些詩歌所描述的歷史進程中的不經意的皺褶，蜿蜒起伏，讓回歸昨天的記憶，更具質感。詩集這般的文本譜系，要是讀者都認可如此清晰的呈現，其句敘意義已經足夠。

香港增設創意產業園區

香港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必然需要開設更多創意產業園區。創意產業園區的意義在於，藝術家、設計師等組成創意產業背景的公司能夠形成一個聚類（cluster），進行互動和合作發展。首先，可考慮在科學園和數碼港裏面增設一些創意產業園區，推而廣之至每一區都開發有自身特色的創意產業園區。這可以參考內地或台灣的做法，甚至新的地產發展項目裏面也必須指定一部分百分比，涉及創意產業園區等空間，讓民間團體、藝術組織、藝術家有機會進駐在不同社區進行創作，以及創意教育等工作。

香港要發展高科技的問題之一是人才不足，當香港高中考試的許多畢業生都說未來要做醫生，而不是做工程師的時候，可見社會未儲備足夠全面和多元化的人才。高新科技行業需要的是綜合型人才，例如開發一個app或開展一個創科產業，既需要設計，也需要編程；既需要營銷，也需要管理。然而，香港教育制度目前的狀況，並沒有培養出足夠的人才去推動產業發展。

因此，另一個更需要大幅改革的是

教育。要建立一個強勁的產業，最需要的是不同類型的工種，學校不是只教英文，而是令學生擁有技術能力。教育如何改革？筆者認為，首要是職訓局進行改革。職訓局改革可能是先放棄目前前PhD主導的模式，並要有彈性處理不同學科需要不同學習時間，不要把所有課程統一為兩年、四年等等這些固化的設置。拆牆鬆綁讓學科自主人自主，並應該引進更多技工授課，比如霓虹光管、鐘錶修理、電工、泥水匠等方面，甚至拓展至「大師班」，創造更多更大的吸引力。

啟德新開發區裏面有百萬呎的文化藝術區土地，但是要放入什麼內容、如何去做，啟德可作試點，用這一百萬多呎的空間發展社區創意產業園區，結合社區服務、藝術發展、產業發展，以及教育等模式。而西九文化區更應該轉型為一個連接社區，透過社區去面向社會、面向世界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實現這些嘗試或轉型並不困難，政府只要改變從前那種僵化的思想，看看世界其他城市在做什麼，自然會發現香港其實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好。

腰椎盤突出

這個暑假，先生先是在跑步時閃了腰，後來又在廁所摔了一下。於是，長期姿勢不正確的腰椎出了問題。我們便開始了一個月的腰椎盤突出求醫之路。

第一步當然是檢查，醫生簡單測試一下腿部功能，判斷一下緊急程度，看着不算太嚴重，便開了核磁共振處方單，自己聯繫核磁共振檢查，同時開了大劑量的止痛藥。安排核磁共振、等待檢查結果、預約醫生覆診，已經花了一個多星期。其間先生的腿越來越不舒服，止痛藥也不大管用，便又找了個能預約上當天就診的骨科醫生看有沒有什麼其他辦法。這位醫生看了上一位醫生開的止痛藥搖搖頭：「不好，這個止痛藥容易上癮。」然後他開了另一種止痛藥，和幫助肌肉鬆弛的藥，同時開了理療療程單。他對核磁共振這個安排也不完全滿意，特意追加了一次X光檢查。

後來，新的這位醫生開的藥依然沒什麼效果。先生又回到了之前的骨科醫生那裏覆診，講了腿部不適見了新醫生。這位醫生搖搖頭：「不好，這個藥副作用太多，理療繼續做，藥我重新給你開，再打一針核磁共振下的激素注射，如果不放心可以約個神經科醫生看看。」先生有些倦了，醫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堅定，這下手上幾張處方單不知道到底吃哪種藥好。

約神經科醫生的經歷讓我們印象深刻。打了三十位神經科醫生的電話，除了一位能約到最早兩周後的就診時間，其他的預約都在兩個月甚至三個月以後，還有一部分根本不接收新病人。這

樣一比較，骨科醫生已經算是非常容易約到的醫生了。後來先生跟神經科醫生見面時提到預約困難，他淡淡地說，因為在德國神經科醫生非常非常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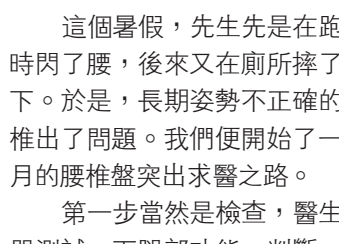
神經科醫生說核磁共振的片子看着問題不大，也沒開新的處方。後續治療中激素注射的效果也不明顯，於是，我們覺得有必要再去再找一位醫生聽聽意見。

我們找到了在柏林的一位中國醫生，據說他曾經是中國女排的隊醫，對這種常見骨科病經驗豐富。他看了看核磁共振報告，摸了摸腰，又讓先生做了幾個動作測試腿部功能。使用止痛藥顯然不是這位中國醫生所主張的，他推薦的治療方案主要是推拿和針灸，但是也說了他的「經驗之談」：這種程度的腰椎盤突出很難靠理療痊愈，哪怕治好了也容易復發，所以手術是遲早的事情。

終於在不久後的一個晚上，先生腿部突然嚴重脹痛被送去急診，在急診室等待就診一晚上，最終第二天一早被送去見了骨外科的一位醫生。這位醫生耐心聽完先生說完這一個月艱辛的就醫過程，決定給他安排微創手術。手術安排在十天以後。

腰椎盤突出其實算是常見病，但尋醫過程中醫生們（包括理療師）大相徑庭的風格和用藥、治療方案，尤其各自對自己的方案是對患者最優選擇的堅信不疑，讓我們有點茫然不知所措。

不管怎樣，經歷了一個月的「日常就醫」，不禁感嘆：不論身在何處，一定要時時記得愛惜自己的身體，時時謹記防微杜漸！



柏林漫言

余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在美軍宣布全部完成從阿富汗撤離之後第二天，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與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周三（一日）會見記者，米利稱，將來美國有可能與塔利班合作，打擊「伊斯蘭國」（ISIS）分支「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S-K）。美軍在阿富汗歷時二十年的戰爭，共二千四百六十一名美軍喪命，包括上月底喀布爾機場炸彈襲擊中死亡的十三名美軍。米利又形容塔利班是「殘酷組織」，會否改變有待觀察。也許有人覺得奇怪：美國人剛剛從阿富汗狼狽撤離，又想回去嗎？其實，這是策略，是向塔利班示好。奧斯汀和米利是拜登總統在軍事上的左膀右臂，上述言論透露一個重要信息：美國雖然結束二十年對阿富汗的佔領，但並不甘心。

電視新聞畫面所見，美軍會皇撤離阿富汗，丟棄大批來不及運走的軍事裝備，包括直升機、運輸機、裝甲車等等，這哪裏是什麼撤離，完全是落荒而逃。不過美軍仍來得及將這些軍事裝備逐一毀壞，將其變成一堆廢鐵垃圾，這是美國在阿富汗長達二十年軍事佔領徹底失敗的最佳物證，當塔利班政權坐穩之後，說不定向聯合國及相關國際機構要求美國賠償，這些軍事垃圾就是鐵證。

有道是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美國迫不急待向剛剛把美軍趕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示好，而且由五角大樓兩大巨頭出面，原因可能有三個。有消息稱，目前仍有二百五十至三百名美國人由於各種原因滯留在阿富汗，美國可能擔心這些國民會被塔利班當作人質，又或者美國需要一些國民繼續留在阿富汗，所以，雖然美國今次慘遭塔利班羞辱，但基於形勢所迫，不

美國要和塔利班合作？



▲紐約「九一一」國家紀念博物館附近一景。路透社

得不第一時間以合作反恐為名向塔利班示好，此其一。

其次，美國國內反恐形勢嚴峻，白宮和五角大樓擔心塔利班重新執政的阿富汗再成為針對美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分子的基地。美國國土安全部日前發出恐怖主義威脅的新公告，指美國國內一些州份和地區因為Delta變種病毒蔓延及疫情反彈而重新頒布嚴厲的防疫限制措施，加上「九一一」恐襲災難二十周年的日子臨近，可能會被極端分子用來作藉口，發動新一輪暴力襲擊行動。公告又指出，恐怖主義組織「基地」在阿拉伯半島的支部最近再度出版英文版《Inspire》雜誌，是四年來的第一次。國土安全部認為，這是外國暴力激進分子企圖煽動美國支持者進行暴力襲擊的證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阿富汗毗鄰中國、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原來屬前蘇聯的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價值，二十年前小布什揮軍入侵這個中亞窮國，理由是反恐追捕拉登，實際上有更深層次、主要是牽制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意圖。此番美軍敗走，最擔心

中俄等國趁勢填補美國留下的戰略空間，導致整個中亞地緣政治版圖發生有利於中俄的重大改變。奧斯汀和米利的言論似乎暗示，美國可能改變方式，拉攏塔利班合作反恐，避免阿富汗全面倒向中俄。

但是，正如一個月前美國情報部門嚴重談判塔利班軍事行動的進展一樣，五角大樓兩大巨頭出面向塔利班示好，也很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塔利班正在加緊組建政府，希望得到國際社會承認，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成為支持阿富汗局勢恢復穩定的重要國際力量。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引述已故毛澤東主席說，「阿富汗是一個英雄的國家，歷史上從來沒有屈服過。中阿兩國是友好國家，中國不想損害阿富汗，阿富汗也不想損害中國，兩國是相互支持的。」汪文斌說，中方將一如既往奉行面向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干涉阿富汗內政，繼續為阿富汗早日實現和平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對比美國軍方的言論，中方的言論充滿誠意。現在的阿富汗最需要的是美國還是中國，相信塔利班不難作出判斷。

海貿遺珍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行「海貿遺珍——清代廣州十三行外銷品」展覽，甄選清代至民國廣州工匠製作的廣彩瓷、牙雕、外銷畫等外銷品，展現中國文化的全球影響及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一百一十餘件展品中，近半為首次展出。

中新社



市井萬象